

堅

瓠

集

堅瓠秘集卷之三目錄

雁門女子

夢擲全紅

湘潭鬼哭

走無常

酆都

東岳祭酒

泰山錄事

雷部判官

拉闌為姓

斗姆救焚

盆水現相

日飲水

大同妖婦

麻姑

曹翰爲猪

聖殿蜈蚣

冰山水柱

火葬

牆起床中

迎春

輦送石刻

宦者刻經

中天中文

導引小訣

搬運捷法

情慾傷生

煖外賢

飽生衆疾

陳成生男

護胎

忍欲

財色 傷人

御衣塞斷山

義甲

舞態

龜板膏

守龜

苗光 齒下

疑經

長短了

神賜布囊

石鏤

枯骨滋榮

大吹所督

梅鑑

魯金石

海魚吞舟

雪中芭蕉

補服

臨摹硬黃嚮榻

裝潢

陳少陽書

哥羅

蒲廬

淵明瘞酒

淡飯

界結瓢法

乳田

疏圃

苜蓿

蛭蝶評

堅瓠秘集卷之三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雁門女子

大有奇書唐開元中有僧游雁門山入一石洞洞中之境愈行而愈不窮僧愛而更進忘出忘疲見數女子鬢髮飄雲草裳葉袂見僧訝曰汝何人斯髡髮刈鬚作此異狀耶曰我僧也女子曰何謂僧曰僧者佛

之徒也女子曰何謂佛曰佛者西方之聖人女子曰何以昔未之聞曰佛於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女子曰何謂漢曰漢者繼秦之代也女子曰我皆不知曰爾何皆不知女子曰我秦人也蒙恬築城役及婦人我等避於此哺苴蒲皆不死亦自忘其年歲也孰知秦亡而又有何謂漢耶僧辭出後再訪之但見青靄白雲不知洞之所在矣

夢擲全紅

拙巷雜組成化丙午上海諸弘濟就應天  
鄉試與同鄉錢狀元福曹御史豹周知州  
翰董少卿恬董太守忱同赴試將揭曉夢  
與諸公會飲錢居首席擲骰舉令限百擲  
酒十觥得全紅者依數免飲鶴灘九擲得  
六紅餘皆不出六者十擲各以數遞減惟  
弘濟百擲無全紅例當全飲乃以左手舉



觥右手執骰疾呼曰請饒一擲無則甘罰如例衆許之弘濟以骰擲盆六紅死然夢中喧闐而覺及揭曉鶴灘第九餘名與夢中擲紅之數先後不爽弘濟果中一百一名○改南國賢書惟錢福第九周翰九十二名諸弘濟一百一名董恬一百二名曹豹一百十九名董忱一百二十六名是科華亭王道錢啓宏亦中式惜未入夢

湘潭鬼哭

客臆涉筆順沿間新安程青來黃希倩賢  
隨至湘潭旅郭外時際秋冬夜不能寐聞  
遠近若有億萬蛙聲次日詢之士人云此  
非蛙聲乃鬼聲也驚問其故云崇禎間人  
民爲流賊殺掠無遺至今骨殖如山無人  
收葬故此鬼哭二人惻然卽對天立願如  
賈獲利嘗來收瘞售其貨得三倍卽折一

僧任之於高阜處建義塚六百所敢骨得  
一千八百簏焉又建小菴延僧居之朝夕  
誦經施食自後鬼無聲矣

走無常

稽山語怪錄宣德間江西尤和爲鄴都令  
左右諸諸鄴都神殿尤岸然曰吾正欲除  
之以息愚惑豈反謁禱耶率左右入廟畧  
無瞻謁之儀傲視而返言當毀除明晨方

治事門子忽跌仆坐下尤和顧左右彼卒  
死矣昇之去左右曰非卒死此走無常也  
爲冥府勾攝人耳尤和怒以爲誑語左右  
曰姑俟其起問之可驗尤諾之越二日童  
欠伸起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忽爲冥官  
召去遣往江西攝尤睦文牒悉具持之行  
至彼覓尤家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問之  
睦卽其弟也因扣其室廬何似童細述之

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曰其家有  
瘕犬不能遠前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  
有瘕犬曰其人何業曰一秀才也其貌爾  
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其爲弟因曰今  
則何如曰隨已攝疇鄂都聞當得重辟不  
可生矣尤和大慟急命人詢於家得報睦  
以是日亡矣和乃入觀懺謝建功表門著  
文紀事鑲之於石以表異云

鄆都

成都縣有鄆都山土人云此陰府決判罪  
人之所其山幽冥不可入唯餘一洞視之  
陰黑不知底極定昏之際側耳而聽隱隱  
聞咎撲之聲凜然可畏每半月土人輪查  
納荆條一大束以供咎撲之用前所納者  
用藥擲置洞口視之必雲星破碎矣冥官  
云如陽世之刑部唯四方有罪之人來此

聽勸爲善者不入也今人薦親勸云閻羅  
地獄不論父母平日所爲善惡此司馬溫  
公所言以不肖待其親豈得謂孝乎

東岳祭酒

湖海搜奇長洲市民符某皈心道門受系  
壇延生二籙萬歷丙申六月夢群隸入曰  
我東岳使者屈公爲某司祭酒命且下先  
遣某爲通符不知所答但驚顛而已數日

符生又見一吏卒告舊任官來請出迎一  
白髮貴人坐肩輿而來相見揖入坐定言  
某久爲東岳祭酒秩滿遷主天曹知公心  
平才瞻舉以自代幸卽赴任無負天朝之  
寵錫也符曰某目不識一字何以作官治  
事幸公哀之別選能者貴人曰毋妨吾昔  
爲前官舉用亦不識字治事久之豁然通  
靈曹司吏典甚多無用勞擾藉公坐鎮雅



俗耳本司文部及一鷹一犬皆以交付符  
問鷹犬何用曰鷹犬以察人善惡日行千  
里不可少也符曰吾子幼奈何貴人曰無  
妨公欲挈妻子則請尊夫人同行不則冥  
中亦多佳配何必戀戀爲兒女之態語畢  
命吏卒上參拜謂家人悉不見良久貴人  
告去符送至門揖遜而別乃泣語其妻吾  
不久矣居數日沐浴更衣無疾而逝

泰山錄車

聞見卮言杭上汪周望自言身爲泰山錄  
事能代人查示福福又鹽言鄉民左姓者  
自言爲地府總司諸役言科名之事如來  
年八月放榜今年八月先從地府起送曰  
地榜各州城墮查其當與薦者上之總司  
以還天曹至來年正月天榜列示然牛載  
之內不無去取必待人榜然後定也但人

身集 卷三 十一  
榜可以賄鬻而得豈地天兩榜亦可以關  
節倖中與

雷部判官

白醉璣言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某立  
心正直中年游神真府職雷部判官言人  
死期不爽不肯與他人言惟與師言之一  
日謂師曰真府重先生將以先生爲閻君  
洪笑曰果爾吾便爲之是以洪忽病僕者

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却去洪乃  
安達且學聖至謂洪曰冥府闈先生便爲  
之言遂遣使迎先生予謂先生笑言耳期  
尚遠也乃召還洪問潘雪松士藻祀石林  
世祿二孝廉中否學聖云此非吾職然可  
查也但天榜未定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  
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後告洪曰潘公中  
癸未榜矣祝尙未也雪松果第乙酉十月

洪又命查石林學聖曰丙戌榜無祝名已丑榜有之然兩榜正在那移蓋平生爲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卽惡其穢平生爲惡能猛省痛改神卽鑒其馨故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登第者新念遷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吾能知祝公之必第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成進士

指關爲姓

關西故事蒲州解梁縣關公本不姓關少  
時力最猛不可撓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  
空室一夕月甚明啓窓越出閒步園中聞  
墻東有女子啼哭甚悲兼有老人相向哭  
聲怪而排墻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  
矣而本縣舅爺聞文有色欲娶爲妾我訴  
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

徑往縣署殺尹并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  
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傍掬水洗面自  
照其形自水洗後顏已變倉赤不復識認  
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  
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買肉其買  
賣止於上午至日午卽將所存下懸肆傍  
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土任有勢力者  
不能動且示人曰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

公至時適已薄暮行買肉而翼德不在肆  
人指井謂之曰肉有全肩懸此井中汝能  
舉石乃可得也公舉石輕如彈丸人共駭  
歎公攜肉而行人莫敢禦張歸問而異之  
追及與之角力力相敵莫能解而劉亭德  
賣草鞋適至見二人鬪從而禦止三人共  
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

斗姆救焚



康熙壬申仲冬二日渾暮屈駕橋人見綠  
衣兩人在巷門口坐以爲代役看柵者轉  
瞬不見咸詫爲奇隨火起橋陌延燒三十  
餘家至張君家舖屋柱焦損火飛入簷君  
安合掌稱斗姆賢號不輟火光照耀之間  
人見君安屋上有老人策杖巡行火焰隨  
滅蓋君安奉斗齋多年極其誠敬故斗姆  
垂救及門而止奉斗之力昭然可信

盆木現相

郡中某翁家素饒裕康熙中以子貴受封  
聲色貨利享用甚造偶抱微恙忽有一僧  
欲入見闍者傳報令之入入亦不揖竟於  
首席踞坐某色不悅問其來何事云知汝  
有恙要化妝銀一千兩作佛家功德某益  
不悅漫曰銀非土塊一千兩談何容易僧  
云你道非土塊以我言之直與土塊等耳

國朝錄 卷三  
一  
汝既不肯拾可命童子取木來待我淨手  
水至洗手而去臨出語童子云進語爾主  
取我洗手水照照顏面童子入告某異之  
取水自照乃一胖大和尚面目再照是

冠服軒昂之像更一照之則成乞丐之  
形矣此僧大顯神通以過去未來現在三  
世之像一照畢見欲以點化此老惜乎其  
不悟也葭陽雜識載其姓氏

日飲水

聯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但日飲水數杯  
年近五十而容貌悅澤人問其故因言白  
幼母病在牀家無兄弟惟日賣菓於市得  
贏錢數十以供母值歲歉米貴因仰天致  
禱今日所獲不足以贍二人願天憫我使  
我飲水不飢盡以所獲供母遂臨井飲水  
一杯以後遂不思食殆三十年

大同妖婦

湖海叟奇大同一婦分娩後不食不言癡坐井上汲水飲之三日不下百桶而鯨吸不已其夫素病驚躍頓絕里人以爲妖埋之土中樞露其首數日不死造築墻置之墻內又不死衆以爲神昇至土地祠拜焉官聞而下之獄兩目眈眈氣息如生官命以薪爇之未幾王和兒戡帥之禍作

麻姑

一統志麻姑麻秋之女也秋爲人猛悍築城嚴酷督責工人晝夜不止惟雞鳴乃息姑有息民之心假作雞鳴群雞相效而啼衆工役得以少息父知欲撻之麻姑逃入山中竟得仙而去今望仙橋其迹也

曹翰爲豬

見聞實錄宋曹彬爲大將下江南不殺一

人歿而爲神四子俱領旌鉞孫女爲后少  
子封王曹翰克江州憤其城不下屠之未  
幾子孫有乞丐者蘇郡劉錫字玉受萬  
曆丁未進士道過江濱夢青衣長面入口  
我宋曹翰也生平殘忍罰爲猪數世矣明  
晨又當見殺願公救之劉公早起果見屠  
夫擒一猪至號聲動地劉買而放之閭門  
西園人呼曹翰猪卽應之

聖殿蜈蚣

國初南城遭兵燹之後郡學前最爲荒涼大成殿除春秋二祭外絕不啟門蛇虺蝙蝠惡物群聚其中丙戌夏月雷電繞殿迴旋三日而不下擊衆學役異之啓門遍視見至聖牌版上有物叢叢排列而精光外射細視之乃一大蜈蚣環於牌版之上牌版高五尺蜈蚣環抱周遍其白而叢叢者



係其足也。學役中有黠者，知雷之盤空旋  
轉，定爲此惡物。但下擊牌版，必碎怪物，有  
靈性，知雷神必畏，文宣不敢傷殘其牌版。  
借此以避雷火，誅殛耳。議以火燒，遠鉤聖  
牌倒地，蜈蚣離版，蛇蜒欲遁，而大雷下震，  
蜈蚣遂糜爛矣。衆乃大快，扶起聖位，掃除  
惡物，因見其腹有逆闕魏忠賢五字，乃知  
諸書此載自起等事未盡，誣也。

冰柱水山

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又葛曆間楊舍居民夜聞河中

中有聲若衆人呼喊狀意疑是盜於隙中窺之見隱隱有火光明日河中成水山一座亭樹堦級闌干坡境種種具備城中好

事者買舟往觀之躡草履可涉其巔雖使  
人力爲之亦不能迅速曲折如此經月始  
泮未幾而江陵敗此二事皆前史未之見  
倘三伏得此銷夏不煩河朔飲矣

火葬

唐龍江夢餘錄火葬起於西城慘毒不仁  
昔人比於炮烙之刑施之僕隸然且不可  
况於親乎禮於先廟焚尙須三日哭豈有

燎灼其親之屍而仁人孝子乃能安於心乎東南爲仁義禮樂之區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風流行莫以爲怪不能用夏變夷是亦士大夫之耻矣近又有燎其親之屍飲酒至醉拾其殘骨擲之於水謂之水葬有人心者尤不忍聞弘治中郡守曹公鳴岐屬置義塚於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而民狃於故習猶自若也吁可恨哉

牆起床中

漱石閒談鳳陽軍生楊祐納粟爲指揮過  
臨清與妓吳秋景情好甚篤以三百金納  
之歸坐卧皆同歡笑無間但慾念一舉卽  
有一牆起於榻界斷其中兩相推撼而堅  
如石屏未嘗一度得合也乃至遷房易榻  
卜書下夜無不肯然祐恨之禱禳無效因  
年秋景快快以死或云妻爲厭勝云

迎春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出土牛郡人競觀以  
舖張美麗為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  
者亦號召妓女樂工梨園百戲聲歌雜遝  
結束鮮明士女領城往觀歲以為常觀袁  
中郎先生迎春歌可見其盛國初亦然自  
康熙已酉山西郭公四維守吳躬行節儉  
妓女優伶一切革除惟府縣各官往迎而

皇朝集 卷三十一  
已沿至於今益復寥寥益清素可以持身  
而不可以御俗况春爲一歲之首躬迎大  
典致苟且從事終是衰風氣象雍雍博雅  
之世當不應爾

輦送石刻

宗忠簡公留守汴京當金人蹂躪之餘百  
務拮据豈有意營不急者一日於艮岳遺  
址得定武魏帖石刻卽遣力輦至行在中

途爲幹離不邀截以去後金昌宗以爲執  
玩益右軍秀傑之筆照耀天地不惟蠻貊  
通知寶愛卽勳名忠耿之老亦不容屑越  
於眞沛時也

宦者刻經

漢宦者李巡請於靈帝令蔡邕攷定石經  
書刻於鴻都門占闡宦好學乃過士大夫  
如此又紫桃軒載宋光堯手書十三經刻



石今雖殘缺尙在杭州府學大成殿兩廡  
士人未有過而問焉者經術日衰可歎也

中天中文

紫挑軒雜綴于令升周禮太卜掌三易注  
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  
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今但知有先  
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又漢書有中文尙  
書令但知有今文古文而不知有中文

導引小訣

安老書陳青林司樂市倉部輪差諸君請  
米受筆張成之爲司農永同坐時嚴寒陳  
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張曰何頻數若此陳  
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  
晚兩次陳說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陳  
曰旦夕當北面叩請荷曰授曰某爲李文  
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

訣臨臥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  
腭目視頂爲提縮穀道以手磨擦兩腎臑  
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擦畢即臥如  
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稟老人老人行步旬  
日云真是奇妙每與親舊言之云皆得久

搬運捷法

安老書蘇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  
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瘡面色紅膩腰足

輕快初不服藥惟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  
向熱摩湧泉穴無數歐公平生不信仙佛  
笑人行氣晚年患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  
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  
坐閉自握固縮穀道搖颺爲之兩足如氣  
毬狀氣極卽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  
卽爲乃搬運捷法也又於王定國書云摩  
脚心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

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

情慾傷生

韻府續編將愛情慾先歛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自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聲命曰薰喉之炷身安輿駟命曰召蹙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

煖外腎

明道雜志洛陽劉几年七十餘精神不衰  
體幹清健猶劇飲了素聞其善養生因問  
之凡曰我有房中誦導之術欲授子予曰  
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見凡每一  
飲酒輒以噉口雖醉不忘謂此可以無齒  
疾哺後食少許物輒已凡有子婿陳令頗  
知其術曰煖外腎而已法以兩手掬而煖

之默坐調息至十息兩腎融液如泥滲入  
腰間此術至妙又菽園雜記回回教門善  
保養者無他法惟煖外腎使不着寒見南  
人着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  
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煖謂此乃生人性  
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飽生聚疾

明道雜志世言眉高不如耳毫耳毫不如

老號此言老人號餐嗜飲食最年老之相  
此語未必然某見傲老人皆飲食至少內  
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麤飯一盞許濃賦之  
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  
每勸人必曰寧少食無大飽王龍圖嘗造  
食物至精細食不盡一盂食包子不過一  
二枚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  
爲余言食取補氣不飽卽已飽生衆疾用



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  
僅飽卽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  
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已循州蘇  
侍郎每見某卽勸令節食言食少則臟氣  
流通而少疾蘇公飲酒不飲藥每與客食  
未飽已捨箸後既瘴鄉累年近六十康  
健無疾蓋得力此也諺曰夜飯少喫口活  
至九十九卽三叟量腹節所受之意也

陳成生男

博物志陳成初生十女使妻繞井三匝祝  
曰女爲陰男爲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  
日果生一男又云婦人妊身三月未滿着  
婿衣冠平日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  
必生男

護胎

菽園雜記載婦人覺有娠男卽不宜與接

若不忌主半產蓋女與男接欲動情勝亦  
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開故多致半產獨  
牝馬受胎後牝者近身則以蹄觸之謂之  
護胎易稱牝馬之貞以此所以無半產者  
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  
及婦人科書俱無此論可擴前人所未發  
矣愚謂不特半產兒多痘毒夭殤皆由於  
此不可不慎

忍欲

人生有欲莫甚於男女之慾漢高忍杯羹  
之分而不忍割戚姬之愛項羽縱三月之  
火而猶有垓下之泣况其下此者乎劉元  
城南遷日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  
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  
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  
清獻張球崖至無劍自誓甚至以父母影

像懸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  
久乃相忘於自然欲之難遣如此

財色傷人

紫桃軒雜綴世間惟財與色能耗人精氣  
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  
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欲又得  
超勝何憚而不爲耶予以天理人情揆之  
恐無此大便宜事吾儒所不敢信也

御衣塞斷山

紫桃廝雜綴唐遠祖李龍遷梁武時築城  
於龍洲牛心山死因葬其地後人立祠號  
李古人廟則天革命時遣人鑿斷其山水  
變赤色腥穢祿山之亂明皇幸蜀有老人  
蘇坦迎奏請以御衣一襲於斷處塞之明  
年兩京剋復帝駕回鑿夫武氏雖鷲亦李  
氏婦耳此山蔭季心并蔭武身得居攝亭

遐壽初雖負垢終耐唐廟孰非此地脉流  
慶而奈何狀之觀其塞後安史遂平則是  
冥運之數假于牡朝以召豬龍之孽耳無  
關李武之興替也

義甲

劉言史樂府詞曰月明如雪金堦上迸斷  
玻璃義甲聲義甲護指物也或以銀爲之  
李義山詩士一學彈箏銀甲未曾卸甲外

有甲謂之曰義樂部有義嘴笛婦人有義  
髻衣有義領義袖凡物非真而假設之者  
皆曰義人名假子曰義男義女言其非真  
子女也項羽之尊義帝亦卽此意

舞態

紫桃軒雜綴古歌變爲胡曲旣已絕響而  
舞尤失傳今僂人走三方擺陣跌打之類  
皆其遺意余在中州與士大夫燕會見有



戴高竿舞翠盤獅子生兒沐猴戲狗之技  
想古之善舞拍枝鸚鵡亦不踰是又見一  
女童貼地蛇行鶯躍數四備極疾徐之妙  
與金鼓相應久之忽於尻間出一頭以兩  
足代手拱揖反覆旋轉首尾渾不可辨花  
蓋夫人宮詞有兩頭娘子拜夫人之句初  
不可曉亦豈謂此等若舞態中太平萬歲  
字當中者耶

龜板膏不可多食

紫桃軒雜錄龜能辟火其性難死而易生  
曾畜一綠毛者大如當三錢爲孩童所虐  
已經僵挺首尾俱出且作枯腊矣戲埋之  
竹下踰冬歷春至四月大雷雨龜忽蹒跚  
行草間急發埋處則成空坎是其得土氣  
伏藏再活也昔潤州一紳性喜服食補劑  
中用龜板膏餌之垂十年頗強健晚歲忽

患盡膈厭厭就盡乃謁芋山白飛霞求診  
視良久曰此痕也公豈餌龜板膏耶今滿  
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在骨節膚腠中者  
非吾藥所能下也可速歸治後事與赤丸  
數粒服之下龜如菽大者升餘得以稍寘  
不數月仍卒

守龜

古者天子諸侯立國皆有守龜藏之太廟

遇大事則啓而占之故以爲寶與下並重  
太史公作史立龜策傳誠重之也古人曰  
老成人則曰國之著基詞家祝壽與鶴並  
引陸魯望名龜家王十朋號龜齡彭龜年  
字子壽楊龜山名時名字甚多未嘗鄙惡  
不知何時以龜子日妓之夫配其母之搗  
子詩文絕不敢用衣卷之人取爲罵詈之  
具今太卜之官亦廢國事絕不用龜矣

苗光裔卜

呻吟集宋太祖將掘池有龜祖孫父子三代化形爲人就卜於司天監苗光裔光裔爲布策成兆曰將有遷徙曰損乎曰無妨光裔覺其非人執之乃吐實因奏聞太祖於地穴果得龜數十萬輦送他水夫龜以靈故身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乃復就卜於人豈處利害中者固不能自決耶

瓶經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癡乃瓶之偽也昔人  
謂借書還書皆佐以一瓶酒瓶盛酒器也  
大者一石小者五斗黃山谷致詩胡朝清  
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東坡  
和陶詩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按師古  
云鴟夷葦囊以盛酒鴟字蓋通用者酒  
器又有名經者小瓶細頸環口修腹以酒

貽人則云酒一經酒二經有人餉人酒東  
云五經在門主人謀爲東帶出肅之乃五  
小瓶酒耳李君實飲酒詩有登樓客在傳  
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之句

### 長短工

吳中田家凡久傭於人者謂之長工暫傭  
於人者謂之短工插蒔時而暫喚者曰忙  
工三餘贅筆云按六典凡役之輕重功有

長短註以四五六七月爲長功以二三八  
九月爲中功以正十十一十二月爲短功  
蓋夏至日長至六十刻冬至日短至四十  
刻若一等定功則在棄日刻大約中功以  
十分爲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至忙  
工價幾倍之

神賜布囊

睽車志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



婦婦一日方炊米熟其子呼之田間婦囑  
姑畢其炊盲無所睹飯成捫器貯之誤貯  
溺具婦歸不敢言先取其中潔者食姑次  
以餉夫其親近臭穢者以水澆之自食良  
久天忽晝晦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  
開眼身在近舍林中懷挾中得一小布囊  
貯米三四升適供饗發明且視囊中米復  
充滿寶之以終其身

石鍾

揮塵新談石鍾者大鵬之精也鵬獨運無  
雌海靜不波之日見影在下以爲雌也其  
精溢出墮土上爲土鍾木上爲木鍾惟石  
上爲不失本性而佳浸酒服之健陽天  
順中駙馬都尉趙輝自海外得之可御女  
百數而精神不衰一少妾患苦之竊以投  
於池輝痛惜度必是妾所爲乃竭池覓之

不得或教以婦女和衣投池果身土躍出  
輝歎曰豈吾之精血強耶果物之能耶取  
一毫與貧人令往娼家一夕不休以薑酒  
醉之乃解後輝卒其物不知存亡或去英  
國公張懋得之亦畜百妾云

枯骨滋榮

葵軒鑽記士人李武錫脊骨間痛不可忍  
數十年後因改葬其父棺已朽易棺見有

骨間有大蟲撥去之而武錫脊痛頓愈紫  
挑軒雜綴張仕政精治折傷荊州軍士損  
脛張飲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出膏塗之  
數日而愈年餘軍脛忽痛以問張張曰當  
由所出骨受冷則痛急尋獲之牀下溫湯  
洗之置絮中遂愈夫已出之骨猶關痛癢  
爲其一氣所照無內外之間耳郭璞墓經  
所云枯骨受潤子姓滋榮洵有然

犬吠所怪

夷堅志臨興縣民程氏世以弋獵為業家頗豐因輸租入郡逢厘市搖小鼓而售戲面具者買六枚以歸分與諸小孫諸孫得之喜戴之群戲堂下程所畜猛犬十數皆常日放獵所用者望見之吠聲狺狺爭趨搏噬救之不退六孫皆死犬吠所怪固常理也亦世獵之報云

梅盃

琅琊漫抄永嘉閩婦以青梅雕剜脫核鏤  
以花鳥織巧可愛以手撈之玲瓏如小盒  
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盃李太白詩云珍盤  
薦雕梅豈卽此梅盃歟

吸金石

曾應龍間窓括異志有人得青石大如磚  
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斷處海南

一見以數十金易之曰此脅金石也飛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 海魚吞舟

湖海搜奇海南一士言海上一巨魚死乘風浮海而來其高如山莫窮首尾久之內潰腹中透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熱魚雖大肉類也中熱腸腹是以死耳此事甚駭

人聽所謂吞舟之魚洵有之矣

雪中芭蕉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謂以芭蕉非雪中物陸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鉉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又宋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



苟如此事不目覩不可懸斷其有無也

補服

伍蓉菴漫錄獬豸忠直見人鬪則觸不直  
聞人論則咋不正鷓鴣好食短狐在山澤  
中則無毒氣故御史服獬豸給舍服鷓鴣  
義有所取若獸名窮竒則食忠信之人而  
煦奸邪使御史給舍惡直醜正黨邪庇邪  
盍製窮竒一襲

臨摹硬黃嚮榻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  
曰硬黃曰嚮榻臨置紙法書之傍觀其大  
小濃淡形勢而倣爲之若臨深之臨摹籠  
紙法書之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  
黃嫌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熨斗上以黃  
蠟塗勻則瑩徹透明儼如魚枕明角織毫  
必見嚮榻坐暗室中穴牖如奩大以紙覆

帖上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去書年  
久嫌色沉暗非此不澈也大都施之晉魏  
諸蹟故極意以取之耳

裝潢

唐百官志秘書省熟紙裝潢匠八人意是  
今之裱褙匠謂之潢其義未詳胡承之真  
珠船云按釋名潢染紙也裝修治也本齊  
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減白便是不宜太

深深則年久色闇註謂浸藥汁爲之蓋以避蠹也廣韵潢平廣切音晃染書也

陳少陽書

祝枝山刻陳少陽書草於鎮江郡庠其書言三事一留李文定而黜汪黃一乞下罪已之詔亟罪不進兵之將一請勿幸金陵此書上少陽卽日被禍而所刻乃其藁草也少陽當時不聞以書名然處呼吸震蕩

并命殉國時而精神如常揮運不懾非臨  
厓撒手漢豈易辦此而京兆特爲鐫播又  
豈徒玩其點畫哉

哥窯

春風堂隨筆宋處州章氏兄弟長曰生一  
次曰生二主龍泉之琉田窰生二所陶青  
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窰之類生  
一所陶者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名哥窰

蒲脯

紫桃軒雜綴余在中州食蒲筍甚脆美腊  
之如乾肉行河北道上遇野人驅鹿龐然  
如馬而無角昔趙高擅秦權設蒲名脯指  
鹿爲馬而陰除諸言鹿與蒲者人但知指  
鹿事而不知蒲脯出潘安仁西征賦註

淵明痊酒

李君實先生載江州絕無佳酒官府排當

則仰建昌之麻姑或遠藉蘇州之三白世  
乃傳廬山下多淵明瘞酒有發而飲之者  
香美不可言余以爲淵明至貧得酒輒醉  
安所得餘酒而藏之耶當是道術好奇士  
特爲此以寓其戲而世妄以爲淵明耳

淡飯

倪正父云黃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至深  
切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

喫三口第一知飯之正味第二思衣食之  
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  
備其義每食用此爲法極爲簡易其教子  
弟必先飯而後川菜亦重本之意也○余  
友周永洲先生必益爲余子姪輩蒙師亦  
每食先淡喫三日第一碗飯必素食添飯  
則用葷館於余家者十有九年並未更易

芥結瓢法



翰山日記瓢初生時研碎芥辣以筆畫之  
其處不長儼如刻成此細頸者用之欲令  
長柄者屈曲切開藤根嵌巴荳肉一粒在  
內兩三日後其葉盡癢瓢柄亦柔軟隨意  
挽結作巧以線縛定取出巴荳隨即甦活  
遂成結瓢此長柄者用之或將瓢子種傍  
雞冠兩邊去皮合繫一塊待長切斷瓢根  
令托雞冠結瓢紅色謂之仙瓢

乳田

今齋食者以佛經許食乳石故啖乳餅石  
首魚不知石乃藥石之石或云石耳乳乃  
乳田所種非吳中牛酪所成嘉定閩黃子  
中在廣中見韶陽屬邑民爭乳田問之曰  
村民掘地爲窖以粳米粉遍舖之雜草菴  
其上用糞壤擁之候雨遇氣出發之米粉  
皆化成白蛹蠕蠕狀取蛹搗汁和粳米粉

蒸成乳飭味甚甘美佛經所食此乳也

蔬圃

玉堂閒話載廣東新會縣蜆崗以南瀕海  
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爲大  
風飄去若浮花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  
爲人所墜在百里外蓋其事也

苜蓿

苜蓿一名光風生蜀賓國爾雅翼似灰翟

今謂之鶴頂或師伐宛將種歸中國西京  
雜記樂游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皆  
一名懷風時或謂之光風茂陵人謂之連  
枝草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極重此味既  
走則以飼馬唐廣文歎有盤中何所有苜  
蓿長闌干闌干橫斜貌言既老而食之不  
已為可歎也漢貴武則以飼馬唐賤文則  
以養士一物足以觀世矣

蜂蝶評

李君實先生有蜂蝶評。許蜂諠而擾蝶靜而逸。蜂掠花膚澤而我花最痛。蝶染花魂神而與花相忘。蝶者花之密契。蜂者花之蝥賊。蝶去來翩翩。聚無踪跡。蜂營窟宅。擁徒眾。所啖幾何。務為橫積。適資人割截而已。矧又毒尾肆螫。甘作人間孽虫。乎。蓋蝶仙趣所攝。而蜂則貪嗔癡具備之一物也。